

薩珊波斯與大唐王朝友好交往的活化石

——唐睿宗橋陵石翁仲身份考*

朱利民 雷 鈺

[提 要] 質疑甄別和考證確認唐睿宗橋陵石翁仲身份,旨在深入研究薩珊波斯與大唐王朝的歐羅巴諸國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復原大唐王朝與中亞、西亞和歐洲諸國交往歷史真實之現場。在梳理橋陵勘探發掘簡報、調查勘察簡報和國外相關文獻資料基礎上,結合橋陵陵園遺址與陵園石刻現狀,甄別唐睿宗橋陵石翁仲身份,揭示出薩珊波斯與大唐王朝長期友好往來,遠比目前人們已知的要廣泛、深入、複雜。

[關鍵詞] 唐睿宗橋陵 石翁仲身份 薩珊波斯

[中圖分類號] K24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0) 04 - 0083 - 06

橋陵是唐睿宗李旦的陵墓。據《舊唐書·睿宗本紀》記載,李旦是高宗李治第八子,武則天第四子,中宗李顯同母弟,玄宗李隆基之父。開元四年(716)六月駕崩,十月葬於橋陵,謚號“大聖貞皇帝”,廟號“睿宗”。

橋陵位於陝西省蒲城縣西北豐山之上,坐北朝南“因山為陵”,陵園布局和建築規模基本沿襲乾陵。橋陵神道現存石刻由南向北依次為石柱 1 對、麒麟 1 對、駝鳥 1 對、仗馬 9 件、石人 16 件,神道的藩首殿遺址曾出土藩首像殘軀 3 件。四門外各有石獅 1 對,北門外還有仗馬 3 對 6 件。北門外西側曾發現牽馬人殘軀 1 件和身份不明的小型石人殘軀 1 件。^①橋陵石刻眾多,體量比乾陵石刻普遍高大,風格較乾陵石刻更趨寫實,石刻保存相對完整,世人稱讚“橋陵石刻天下秀”。

唐代帝陵石刻作為絲路外來文明的載體,經歷了移植、歸化到創新的“本土化”過程。在這個交互發展的過程中,文明的交往互鑒,衍生出文明的區域性、協同性和多樣性。這不僅影響了不同文化區域和國家的發展變化,也對以唐朝為核心的整個國際體系的變遷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唐睿宗橋陵石翁仲身份質疑甄別

目前,學界關於橋陵石翁仲身份的認知滯留在“均著直閣將軍服飾,頭戴鶻冠,中飾飛鷹,褒衣

* 本文係 2020 年度西安市社科規劃基金資助項目“長安對世界吸引力與貢獻度研究——以西安新近出土的‘胡蕃’器物為視角”(項目號:2020WL10)的階段性成果。

博帶，足踏高頭履，雙手拄劍”這個層面。其學術觀點既無文獻支撐又無文物證明，著實難以服人。

1. 質疑直閣將軍

國內大專院校考古學教科書堂而皇之地將唐橋陵石翁仲冠以直閣將軍稱謂。《唐代早期墓葬等級初探》一文中關於橋陵石翁仲身份的表述，^②依舊沿用了“直閣將軍”稱謂。

直閣將軍專指負責皇帝在殿閣、直寢、直齋、直後的侍衛武將。直閣將軍官職創於南朝宋孝武帝時期，廢於隋煬帝時期。唐承隋制，終唐一代未設置“直閣將軍”，於是也就不會出現“直閣將軍”的稱謂。

2. 質疑“鵠冠”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所)對唐睿宗橋陵陵園遺址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勘探、發掘和整理工作，先後出版了《唐橋陵勘察記》和《唐睿宗橋陵》報告，詳細描述陵園石刻的現狀，公布了橋陵陵園遺址、陵園石刻調查結果。橋陵勘探發掘簡報、調查勘察簡報中沒有關於唐朝武官戴“鵠冠”的記載。

在西安唐人楊思勗墓出土執弓刀武弁白石立雕、西安韓森寨唐人段伯陽妻高氏墓出土的甲士陶俑、西安羊頭鎮唐人李爽墓出土的甲士陶俑、西安隋人李靜訓墓出土的武侍從陶俑、禮泉縣鄭仁泰墓出土的武士俑，以及故宮博物院院藏唐代武士俑、上海博物館館藏唐代彩繪武士俑、敦煌 322 窟唐代甲士彩塑、敦煌 156 窟《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貼金鎧甲騎俑、慈恩寺現存的唐“穿明光甲”武士石刻等唐代石雕、彩繪、陶俑、壁畫實物資料中均未見唐代武士、甲士、武官和男騎士頭戴“鵠冠”。

《唐會要》卷 31《冠條目》云：“武官及中書門下九品以上服武弁平巾幘”，無“鵠冠”之記載。^③在兩唐書、全唐文、全唐詩和唐人小說中亦未見“鵠冠”之記載。此外，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和華梅《中國服裝史》等著作裡也未見唐代武官“鵠冠”圖像與唐武官、武士、甲士“頭戴鵠冠，中飾飛鷹”之論。^④

如何發前人未發之覆，如何考證確認橋陵石翁仲真實身份？傅斯年曾經講過：“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⑤

二、考證確認唐睿宗橋陵石翁仲的真實身份

唐睿宗橋陵神道兩旁現存石翁仲 16 座，石翁仲身高 3.67~4.28 米，高顴深眼，絡腮濃鬚，何方藩酋？石翁仲為清一色抱劍武將，無執笏(圭)文官，何故？石翁仲頭戴“鳥徽”之冠，何意？

唐睿宗橋陵沿襲唐代陵寢制度，比照乾陵配享的藩酋石像與石翁仲，二者區別在於配享藩酋石像和翁仲的多寡不同。如唐玄宗泰陵，翁仲有 8 尊，現存文武官員各 7 尊。唐泰陵藩酋石像、石翁仲少於橋陵也在情理之中。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張建林研究員認為，乾陵藩酋殿遺址位於南門與門闕之間，而橋陵藩酋殿基址坐落於陵園門闕以外的南門西側，呈曲尺形，橋陵藩酋殿遺址位置變化，當屬唐陵首例。^⑥橋陵酋殿遺址出土藩酋石像殘軀 3 件，藩酋冠飾從束髮變為頭戴鵠冠。

1. 唐代鵠冠

《說文》記載鵠似雉，出上黨。曹操在《鵠鷄賦》序中也寫道：“鵠鷄猛氣，其鬥終無負，期於必死，今人以鵠為冠，像此也。”《晉書·輿服志》曰：鵠“形類鵠而微黑，性果勇，其鬥到死乃止”。

戴鵠，始於鵠冠子。據《漢書·藝文志·鵠冠子》記載，鵠冠子是楚國人，長居深山，以鵠為冠。武官戴鵠起始戰國趙武靈王。《漢書·輿服志》曰：“武冠加雙鵠尾為鵠冠，羽林虎賁冠之。”《後漢

書·輿服志下》記載：“鷩者，勇雉也，其鬥對一死乃至，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鷩冠，虎賁武騎皆鷩冠；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為緄，加雙鷩尾，豎左右，為鷩冠云。”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頒布了衣服詔。據《新唐書·儀衛志》記載：“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皆服鷩冠、緋衫夾，帶刀捉仗，列坐於東西廊下。”

結合文獻，梳理西安灊橋區唐墓出土鷩冠武官俑、西安長安區唐墓出土唐三彩鷩冠捧笏胡人武官俑、西安半坡基建工地出土唐三彩胡人武吏俑、洛陽唐開遠將軍安菩墓出土胡人鷩冠文官俑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唐三彩胡人武官俑後，可做出以下判斷：

第一，唐文武官鷩冠俑，大多出現在初唐、盛唐時期的墓葬。

第二，在諸多出土文武官鷩冠俑的唐墓中，唐三彩和陶俑是陪葬的明器，唐代貴族官宦們以三彩和陶俑入葬，反映出唐代厚葬之風。正如《唐會要》所記載：“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動，破產傾資，風俗流成，下兼士庶”。

第三，唐鷩冠文武官俑的出土坐實了唐朝鷩冠之存在，印證了史書記載的真實，釐清了唐朝鷩冠演變之脈絡。

第四，唐代鷩冠之“鷩”寫成“鷩冠”之“鷩”，或許是研究者張冠李戴，或許是研究者筆誤而成。

2. 唐朝藩酋鷩冠

從《西安唐金鄉縣主墓清理簡報》和《洛陽龍門唐安菩夫婦墓》得知，金鄉縣主墓出土 150 餘件彩繪陶俑，其中武官頭戴鷩冠，文官俑頭戴介幘，文武官員俑衣著朝服或常服。唐三彩胡人鷩冠俑鷩冠上的鷩鳥以浮雕形式裝飾於文官、武官鷩冠正中前部；唐代定遠將軍安菩墓隨葬三彩器中有 2 件文吏俑，一件文吏俑上著赫黃色寬袖短衣，袖口鑲綠邊，下著白色長褲，腰系帶，冠上飾鳥，腳蹬尖頭履，兩手執白色笏板於胸前，直立於半圓形台座上，通高 113 厘米。另一件文吏俑上衣為綠色，袖口有黃白花斑，頭戴櫟冠，腳蹬雲頭翹靴，通高 112 厘米，立於圓形台座上。河南洛陽市博物館陳新認為，安菩墓出土的文吏俑與西安武則天至唐玄宗時期唐墓出土的相似。^⑦胡人鷩冠文官、武官俑的出土，為探究唐睿宗橋陵石翁仲身份提供了重要線索。

對比唐墓出土文武鷩冠俑與藩酋鷩冠俑，不難發現，藩酋文武鷩冠俑或絡腮胡鬚、高顴骨、深眼窩，手持笏板，或高鼻深目、八字胡鬚、寬袍大衣、外罩襖襠、雙拳相握；唐人文武冠俑所戴鷩冠之“鷩”多為展翅欲飛的鷩鷩，立體感較強，而藩酋文武鷩冠俑所戴鷩冠之“鷩”多為小雀狀，頭向下，兩翼匍匐，無取勝鬥狠之勢，與橋陵石翁仲冠飾“鷩”之造型同出一轍。

繼而，將唐墓出土藩酋文武鷩冠俑所戴鷩冠之造型與西安出土粟特人石棺祆教神祇浮雕中“鷹”、唐墓壁畫中胡人架鷹隼加以辨認、分類與比較，可以判定，這種“鷩”來自伊朗高原和兩河流域，它與瑣羅亞斯德教主神阿胡拉·馬茲達圖像、阿契美尼德王朝皇家印章浮雕、居魯士大帝浮雕頭冠耳處飾物和巴比倫亞述神祇尼努爾塔雙翼形象有著驚人相似之處和千絲萬縷的聯繫。下列研究成果，為進一步釐清唐橋陵石翁仲身份提供了理論支撐。

王小甫教授《拜火教與突厥興衰》一文稱：“陳列在烏蘭巴托蒙古國立歷史博物館展示闕特勤石雕像，頭像上部雕出戴著一個高筒冠，冠前面的裝飾浮雕是一只飛鳥展翅的正面圖像。突厥王子闕特勤所戴的高筒冠應該就是鷩冠。”“由冠飾雙翼為鬥戰神的象徵可以判斷，唐代鷩冠從而闕特勤頭像上的那種小型飛鳥——鷩應該就是拜火教神話中鬥戰神的化身 Vareghna 鳥的原型鳥類。”他認為：“將拜火教神話中鬥戰神的化身 Vareghna 鳥比定為隼雀從而與中國古代的鷩鳥勘同是非

常合適的。中國傳統鷓冠本為雙鷓尾，唐代飾以鷓鳥全形，當是受薩珊王冠影響，而所謂鷓鳥，就是拜火教中鬥戰神化身 Vareghna 鳥的原型。”^⑧

孫機教授在《進賢冠與武弁大冠·鷓冠與翼冠》一文中說：“唐代也在鷓冠上飾以鷓鳥全形，不過它所飾的鷓鳥並非似雉或似鷄的大型鳥類，而是一種小雀。”“唐代的鷓冠不但飾以鷓鳥全形，而且冠的造型相當高大，冠後還有包葉。唐式鷓冠從外面看去，在兩側的包葉上還畫出鳥翼。冠飾雙翼，並非我國固有的作風。薩珊諸王的冠上多飾雙翼，如卑路斯（457~483）、庫思老二世（590~627）的王冠上都有這樣的裝飾，夏鼐以為這是太陽或祆教中屠龍之神 Verethraghra 的象徵。”^⑨

李毓芳研究員在《唐陵石刻簡論》一文中指出，唐陵蕃像石刻可能受到波斯葬儀的影響，蕃酋石像不只是戰爭的俘虜形象，更多的是文明的歸化者和後繼者“胡貌漢魂”的形象。^⑩

故此可以推測，橋陵石翁仲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大唐王朝境內的薩珊波斯人。

三、文物與史料證明薩珊波斯與大唐王朝長期友好往來

波斯，來自古希臘語和古拉丁語的音譯。公元前 6 世紀，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地跨亞非歐三大洲的波斯帝國。公元前 330 年，亞歷山大征服了波斯帝國，波斯人開始接受希臘化的時代洗禮，但阿契美尼德王朝皇家徽標仍然被傳承沿用，直至薩珊波斯王朝。637 年，阿拉伯人大敗薩珊軍於卡迪西亞。642 年，阿拉伯人攻克首都泰西封，薩珊王朝末帝伊嗣俟逃往中亞，651 年被殺於木鹿。薩珊波斯王朝滅亡後，包括王子在內的部分王室成員流亡於大唐王朝。

1. 薩珊波斯多次遣使來唐求援

薩珊波斯在唐太宗至唐玄宗在位期間，先後遣使入唐 23 次。其中高宗朝遣使入唐 7 次，玄宗朝遣使 16 次。^⑪薩珊波斯國王雅茲底格德三世——伊嗣俟（633~651）曾三次遣使入唐求援，唐太宗均以路途遙遠為由，謝絕出兵之請。依唐朝計量單位計算，長安距離泰西封 15,000~15,300 里。^⑫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二月，波斯與康國“並遣使朝貢”；貞觀二十一年（647）正月，波斯與康國等國“並貢方物”，同年三月，波斯“獻活耨蛇，形如鼠，而色青，能入穴鼠”；貞觀二十二年（648）正月，波斯與康國等國“並遣使朝貢”。^⑬

2. 唐朝扶持善待薩珊波斯王族後裔

651 年伊嗣俟被大食擊殺後，卑路斯王子避難吐火羅。期間卑路斯王子遣使來唐朝求救，唐高宗以路遠拒絕。龍朔元年（661），高宗封卑路斯王子為都督，以疾陵城（今伊朗卑路支—錫斯坦省東北）作為波斯都督府，派遣王名遠將軍護送卑路斯王子赴任，並在吐火羅地區設置羈縻府州。波斯都督府於 663 年被阿拉伯帝國所滅。高宗咸亨年間（670~674），卑路斯逃到長安，被唐朝授右武衛將軍。高宗儀鳳二年（677），唐朝在長安醴泉坊為卑路斯修建波斯寺（祆祠）。翌年，卑路斯客死長安。

唐高宗調露元年（679），在大唐將軍裴行儉護送下，泥涅師復國未果，寄寓吐火羅 28 年。唐中宗景龍二年（708）再返回長安，授左威衛將軍，後病死於長安。

3. 唐朝安置薩珊波斯流民

薩珊波斯流民是一個龐大的特殊人群，大唐王朝如何妥善安置？太宗朝規定，外國質子和滯留不歸的使臣隸屬於中央十六衛大將，宿衛京師。玄宗朝力推“文官用漢人，武將用胡人”的策略，新政為薩珊波斯人定居、寓居、滯留提供了政策依據和法律保證。

在乾陵配享的 61 位蕃酋翁仲石像中，石人像右二排第三人的漢文姓名為“波斯大首領南昧”。

陳國燦認為，波斯大首領南昧與卑路斯王子同時到達長安城。^⑭波斯東大將陀拔薩憚，不願臣服大食。天寶五年(746)，忽魯汗遣使入唐，唐朝冊封其為歸信王。天寶十三年(754)，遣子來唐，“拜右武衛員外中郎將，賜紫袍、金魚，留宿衛”。^⑮波斯大首領穆沙諾於開元十三年(727)七月、十八年(732)十一月兩次來到唐朝，後被唐王朝“授折衝，留宿衛”。

大唐王朝對於流亡、寓居、滯留於境內的薩珊波斯人，均在當地或在長安城、洛陽城劃定坊里生活。波斯人可以參加科舉，允許與唐人通婚，功勳卓越者賜姓李、封官開府，死後葬於東土大唐。唐玄宗天寶年間(742~756)，波斯人“留長安久居者或四十年”，“安居不欲歸”，“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⑯

西安唐墓出土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墓誌記載：“李素祖父益初，自天寶年(742~756)奉波斯王命，來唐出使，因納質子，宿衛長安。”榮新江研究認為，李素是國王之嫡子，按唐朝制在唐為質。從其祖、父兩代的漢化姓名來看，李素家族很早就來到中國。^⑰李素本人因專長天文星曆，供職於司天監 50 餘年，歷經代宗、德宗、順宗和憲宗四朝，以司天監兼晉州長史翰林待詔身份卒於元和十二年(817)。^⑱

唐代高僧鑒真東渡日本時，漂流到海南島，看到波斯村寨“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⑲

4. 唐朝包容薩珊波斯祆教文化

祆教是薩珊波斯國教。7 世紀中葉，大食滅薩珊波斯，教徒入長安避難。林殊悟在《波斯瑣羅亞斯德教與中國古代祆神崇拜》一文中稱，瑣羅亞斯德教作為一個完整的宗教體系，確實存在於流亡唐朝境內的波斯教徒中，唐王朝知道祆教源自波斯，也了解西域祆教與瑣羅亞斯德教之間的組織關係，所以唐王朝在都城長安和東都洛陽設置薩寶府，管理祆教事務。^⑳

唐朝民間祆神祭祀只是一種廟會式的娛樂，主要表現在胡天之風、波斯移民的百戲雜耍、敦煌居民和西遊記唐人的“賽神”活動中。何況祆教本身也沒有像摩尼教、景教那樣不遺餘力地直接向唐人推介傳播，更未爭取唐人成為信徒。所以，唐朝民間祆神崇拜與波斯瑣羅亞斯德教之間，只劃箭號，不劃等號。^㉑敦煌吐魯番文書均有關於“波斯僧”的記載。S.1366《年代不明〔980~982〕歸義軍衙內麵油破用曆》，“廿六日，支納藥波斯僧麵一石，油三升”。^㉒《唐景雲二年張君義告身》提到同甲授助的 263 個人名及籍貫，其中有“波斯沙鉢那二人”。據朱雷研究，波斯沙鉢那，因大食之侵，應募充當安西四鎮鎮兵，因征戍多年而獲得授助。^㉓

薩珊波斯臣民為感恩大唐王朝的援助、收留，把原本祆教的神聖儀式融入唐朝民間廟會式的祭祀活動中，於是，超度亡靈儀式中的“離渡之橋”與祆教教義中的“裁判之橋”合而為一。祆教核心教義水到渠成地為李旦靈魂自由出入梓宮搭建了“善惠、福佑”之“橋”，這就是位於蒲城縣西北豐山(蘇愚山、金栗山)的唐睿宗陵寢為何冠以“橋”陵的緣故。

善惠、福佑唐睿宗入住橋陵祆教儀式的本土化過程一旦完成，參加祭祀活動的薩珊波斯臣民身份的等級標準就必須確定。寓居滯留大唐王朝的薩珊波斯皇室成員、大首領、使節武官、寺院高僧和眾多在大唐王朝建功立業的薩珊波斯流民，理應成為唐睿宗橋陵石翁仲形象的首選。至於逐一釐定唐橋陵石翁仲個體身份，完全取決於田野考古的新發現和研究者自身的現代科學研究能力。

四、餘論

歷史考古學研究恰恰是在歷史縫隙中發前人未發之覆，就是盡可能讓文獻說話，使文物活起

來。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復原歷史真實之現場。唐睿宗橋陵石翁仲決不是簡單的石像生,它不但承載著波斯達官貴人開府授將、波斯人會計“波斯貨”、波斯李賦詩填闕、波斯後裔在長安“有田宅”的故事發生,而且是薩珊波斯與大唐王朝長期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的活化石。同時,也證明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大唐王朝對古代世界的強勁吸引力和巨大貢獻度。

-
- ①張建林:《唐代帝陵陵園形制的發展與演變》,西安:《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5期。
- ②裴書研:《唐代早期墓葬等級初探》,西安:《唐都學刊》,2019年第2期。
- ③王溥:《唐會要》卷31“冠”,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577~578頁。
- ④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第241~359頁;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第230~242頁;華梅:《中國服裝史》,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第48~49頁。
- ⑤傅斯年:《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0~350頁。
- ⑥張建林:《唐睿宗橋陵陵園遺址考古勘探發掘簡報》,西安:《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1期。
- ⑦韓保全等:《西安唐金鄉縣主墓清理簡報》,北京:《文物》,1997年第1期;王自力、孫福喜:《唐金鄉縣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趙振華、朱亮:《洛陽龍門唐安菩夫婦墓》,鄭州:《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陳新:《洛陽安菩墓出土唐三彩賞析》,鄭州:《中原文物》,2000年第3期。
- ⑧王小甫:《拜火教與突厥興衰》,北京:《歷史研究》,2007年第1期。
- ⑨孫機:《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40~142頁;夏鼐:《夏鼐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7、34~35頁。
- ⑩李毓芳:《唐陵石刻簡論》,西安:《文博》,1994年第3期。
- ⑪韓香:《隋唐長安與中亞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56~58頁。
- ⑫劉昫:《舊唐書》卷198《西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⑬王欽若:《冊府元龜》卷970《外臣部·朝貢三》,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1399~11401頁。
- ⑭陳國燦:《文物集刊》(第2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98~199頁。
- ⑮宋祁、歐陽修:《新唐書》卷221《西域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⑯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 ⑰榮新江:《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2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82~83頁;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39~244頁。
- ⑱陳長安:《隋唐五代墓誌匯編(陝西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9~87頁。
- ⑲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汪向榮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⑳宋敏求、畢沅校正:《長安志》(卷10),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239頁;陳垣:《火祜教入中國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16頁。
- ㉑余太山:《歐亞學刊》(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207~227頁。
- ㉒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北京:國家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第281~286頁。
- ㉓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65頁。
- 作者簡介:朱利民,西安市社會科學院教授。西安 710054;雷鈺,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西安 710127
- [責任編輯 陳志雄]